

出入「命门」

陈乐平 著

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增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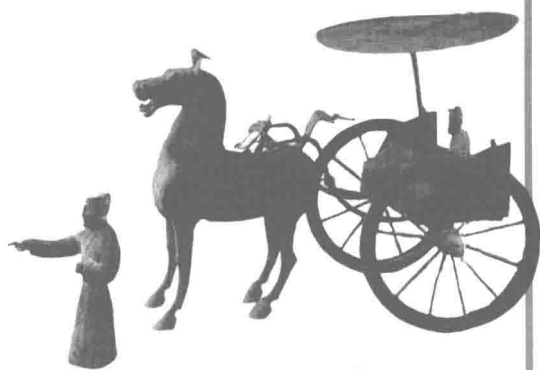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入「命门」

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
(增订版)

陈乐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陈乐平著.
—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325-8086-6

I. ①出…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医药学—文化研究
IV. ①R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0966 号

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增订本)

陈乐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5 字数 330,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8086-6

B·945 定价: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SUMMARY

For long, people were deterred from making a deep investigation and a thorough research into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cause it had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nsignificant skill” and can not appeal to refined taste. From life culture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Book analyses Chinese medical,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with the help of abundant and accurate data, advanced and acute philosophy, and its role in and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Moreover, the author put forward a hypothesis of “Social Life Model” under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s a new subject of academia. Therefore, this Book supports and spurs better understanding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history thereby.

再版前言

“中国医学文化学”之我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撰写的这部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领域空白的原创性学术专著:《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①,一经问世,便得到了一些学界同仁的极大关注。

其时,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德高望重的胡道静先生,便对我的这一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不但指出:“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桨,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②同时还异常感慨地发出诘问:“为什么在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中,明确地提出首先着重的是要立足于对自身生命的探求和解决一切问题来得那么姗姗其迟呢?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恰恰就是在这一点。”^③

在这部著作中,我从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胚胎入手,试图通过古人对人的生命体及整个大自然的生命现象的体悟,来解析中

① 这部著作第一版由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 12 月出版。

②③ 详见本书序一。

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从而发现:正是儒、道、医三者的文化合流,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框架。^①这一提法突破了前人一般认为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或儒道互补为体的学说^②,为更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提供了又一条致思途径。

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修行,我又以论文的形式,将这一学术成果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1996 年第 3 期的《学术季刊》上,论文的题目为:《儒道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对中医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哲学思考》。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我国中医药界享有盛誉,后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的严世芸教授,在与我交谈时曾对我说:一般在学术界都是将中医文化作为一种流来看待的,而你把它上升到一个源的地位来进行研究,很有独创性。并在此书的序二中作出了如下评价:“这是一部具有我国鲜明民族特点的医学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其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医学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这部作为‘导论’的著作,对于启迪人们去思索和探究中国医学文化内蕴,提供研究中国医学文化的思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的这部书稿写作及出版的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地行进之时,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极大地催促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蓬勃发展,古今中外的各种学术文化思潮,风起云涌般地激荡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强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深刻地启迪着

① 详见:《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 12 月版,第 6 页。

② 这里主要指秦汉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下同。

大众的智慧。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的大背景中,由于国外医学人类学(文化学)的输入,以及在国内一大批有志于中国医学文化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中国医学文化学才得以在我国学术文化界认知和发展起来。

然而一个十分尴尬的事实是,自 1991 年 12 月我的这部书稿出版以来,在过去的这整整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医学文化学这门学科,在我国虽有发展,却没有长足的进步。不但这方面的著作出版凤毛麟角,就是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亦难觅踪影,更不要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问世了。我之所以冒着为人诟病的风险,在此文的开首大段地引证两位学术前辈的评语,实在是为今日中国医学文化学研究之现状而深感遗憾。这是一种极为难堪的学术研究状态。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恐怕还是在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问题上,而其标志性的形态,便是自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西医在中国落地生根后引起的“中医存废之争”。

此争尤以国民政府时期为甚。彼时,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曾喊出“废医存药”的口号——即中医要废除,中药可留存利用。于是在 1929 年 2 月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通过了以余云岫为代表的“废医”派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同时还规定了 6 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于是,在我国便引发了二十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二次,是在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代表人物便是时任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王斌,他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学,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中医要想进医院,

必须学习西医知识。最终他被撤去了职务。

改革开放后,中医的存废之争始终不绝于耳。而“西医在朝、中医落野”的现实处境和“中医的处方、西医的灵魂”之普遍现象的愈演愈烈,使本已脆弱的中医被逐步推向了名存实亡的境地。以此,何来再谈什么中国医学文化学的兴旺和发展呢?

那么中医究竟是不是如某些人说得那样气数已尽,中国医学文化学也是可有可无的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展,加以提高。”说中医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她”远比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要伟大得多。从“望、闻、问、切”到《黄帝内经》直至《本草纲目》,从会治百病的商汤宰相伊尹到历代名医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一部中华医药史,浩浩几千年,恩泽了多少鲜活的生命,这样的史实难道还要被怀疑和否定吗?当然,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老的中医学确实需要变革和创新,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的走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之路,无疑是一条康庄大道。最近,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医药研究团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其青蒿素的成功,就是以中医药的历史积淀与西式医技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辉煌成果。对此,中医药学的活力和伟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以上的话题并不是本文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中医在医术上确实是有许多不如西医的地方,但作为支撑起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是科学的,而中医学里深藏着的文化内核,则体现了中国医学文化学这门学科的全部要义。这也是我在对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作多年深入研究后得出的重

要结论,同时,以一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的著作形式所告之于世的。

我们说,人类的文化,如果不是建立在对自身生命体和整个大自然的生命现象之思考的基础上,也就谈不上是科学文明和进步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其蕴含着具有生命文化胚质的中医学才方显本色,同时也是如胡道静先生所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因此中国医学文化学也就成为了一门不可或缺的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学科。

举例来说吧,中医学把人身比附成一个小天地,亦同是一个小社会。中国古人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①之说,就是把去病、育人、治世的价值取向合并归一,所追求的是人身阴平阳秘^②、天地风调雨顺、百姓安平乐道、社会祥和太平。其中“和谐”二字便是价值核心,更是灵魂,引领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社会治多乱少,文明生生不息。

在此,不妨说句题外话,富强起来的中国,当下不是很有一些人,为自己的祖国能向世界输出怎样的文明价值观而苦恼吗?我以为,这个具有生命文化意蕴的“和谐”理念不失为一种极佳选择,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要和谐就是人类不要战争、社会不要动乱……她完全可以和曾经的“德先生”、“赛先生”称兄道弟,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

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发给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的贺函

① 见孙思邈《千金方·论诊候》。

② 阴与阳相互对抗、相互制约和相互排斥,以求其统一,取得阴阳之间的相对的动态平衡。

中指出:“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①中国的第一部中医药法律《中医药法(草案)》也正在审议之中,不管此举会带来多大的争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中国医学文化学这门学科也必将受到更多学人和有关方面的关注。使其尽早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陈乐平

写于观庭·三水书屋

二〇一六年一月

^① 见《解放日报》2015年12月23日。

序 一

胡道静^①

陈乐平同志手持锥形六面棱镜，好似一位苦行僧，上下探索以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什么？他反覆论证，正是儒、道、医三者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他终于认识到：中医学这一“生命文化”的胚胎，是中国整个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推进的舵桨，是中国传统文化区别于世界文化的分水岭。

人的生命是非常可宝贵的，人的意志也有赖于生命的健康的存在去实现它。但是为什么在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中，明确地提出首先着重的是要立足于对自身生命的探求和解决一切问题来得那么姗姗其迟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恰恰就是在这一点，而揭示它的也有待于乐平同志。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乐平同志这本著作观点的新颖以及它的贡献之巨大。

^① 胡道静先生(1913—2003)，我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古典文献专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

我苦病经年,几乎失去了对于生活的信心。病榻上得读这本著作的清样,使我又能控制我失落状态的心情。只此一端,也够从我的体验来证明乐平同志杰作的价值了。

· 1991年9月3日于病榻

序 二

严世芸^①

当前,世界科学技术进入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时代,展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高科技与社会文化的交融现象也越来越令人瞩目。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构成了当今高度文明的社会特征。

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的交融现象,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科学技术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自觉不自觉地要受到整个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对它的制约和影响;反过来,它的发生与发展也必然要向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给予社会文化以深刻的反作用。这种相互融通的过程,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

医学作为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可逾越地要接受上述规律的支配。而当今医学人类学的出现,正是人们

^① 严世芸先生为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

遵循这种规律,自觉地研究医学与文化的关系的结果。

尽管,关于医学人类学的内涵和外延,由于众说纷纭,目前尚难确定,但就研究医学和文化的关系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既然是研究“关系”,那就是相互的,所以我十分赞成美国学者利班(R. W. Lieban)的精辟论述:“包括研究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的医学现象,也包括从医学方面来阐明的社会文化现象”,两者是缺一不可的。然而,目前对于从医学方面来阐明社会文化现象,却是那样贫乏和苍白,这不能不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陈乐平同志有志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择中了中国医学文化这个选题进行考察和分析,是颇有见识的。中医学经历了远古迄今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它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一直是亦步亦趋地同步发展着,在“医学与社会文化”这个命题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挖掘和研究,从中揭示在我国特定条件下,中医学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特征,并以此为借鉴,引起我们对今天的思考,这对于促进中国医学文化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经过陈乐平同志广收博览、精心提炼、焚膏继晷的辛勤工作,《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一书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具有我国鲜明民族特点的医学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其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医学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提出了“社会生命模体”的假说,不仅矢勤,而且矢勇,弥补了当前在医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也不乏其参考价值。我怀着很浓的兴趣读完了样稿,由衷地为他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而高兴。

然而,我国的医学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需要研究的

内容面广量大,单凭陈乐平同志一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本书还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如引证资料有所疏漏,评述结论也有失当之处,等等。对于草创工作来说,总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殷切希望海内博雅能多赐教益。

我认为,这部作为“导论”的著作,对于启迪人们去思索和探究中国医学文化内蕴,提供研究中国医学文化的思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91年8月

导 言

(上)

迄今的文明宣告,21 世纪将是人类向自我这个生命体(生物人)进行全方位、多学科攻坚的新时代。揭开生命之谜,以对人的生命观照来完善人的社会,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未来,将成为新世纪的神明。

历史表明,生命具有强大的磁场,不仅感应和导引着与此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腾越,如生物学、仿生学、医学等等,同时还扩展到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如人类学、生态学、生物政治学等等。它们的建立和发展,呈示了人类对生命的深切关注。随着历史的发展,她特别强烈地振荡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并使人类对生存着的空间(社会)发生了观念上的根本变异。

就拿生物政治学来说,在近十年前,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学家都相信,政治现象完全是由文化或经济因素决定的。而现在,任何一个政治学者,不论其研究领域是什么,都再也不能继续对生物学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历史和人类行为方面的重大发

现,以及生物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人类毕竟是聪颖的。理性告诫我们,人类的文明只有建构在对自身的认识,即对生命体和生命现象的大彻大悟上才能得到合乎人性和合乎科学的发展。无数可敬的先哲和前辈早已向生命进行了挑战,并相应地建构起生命文化的初步构架。可以预示,只要人们前赴后继地不断开创,生命文化终将迈出幽禁的“命门”奔向自由王国的天地。

医学与人的生命以及社会的文明是息息相关、水乳交融的。医学的历史不仅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生物人)的历史,同时也展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个历程。她在丰富生命活力、昭示生命密码、弘扬生命文化的伟业中,担负着极为显赫的历史使命。她是生命文化的基石和前沿。医学人类学(文化学)正是基于这样的诱惑而为世瞩目的。

所谓人类学(Anthropology),即是研究人的科学。然而,由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悬而未解,所以,有关人类学的定义总是呈现出一种复杂而多义的解释。

其实,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争论不休的命题。笔者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人的本质应当是自然人(生命存在)和社会人(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所展现的合体。^① 这样,所谓人类学,也就是将人的(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并着重考

① 有关笔者对人的本质的认解,请参见拙作《论人的本质的美学意义》一文,载《理论探索》1990年第1期。